

一个谎言若是要反映真相，并冠上真实的光环，必将招致另外七个谎言。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SEVEN LIES 七个谎言

【英】詹姆士·莱思登 著 罗佩芳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EVEN LIES
七个谎言

【英】詹姆斯·莱思登 著 罗佩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SEVEN LIES © 2005 by James Lasdu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rene Skolni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76 号

20-2008-06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谎言/(英)莱思登 著;罗佩芳 译. —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633-7612-4

I. 七… II. ①莱…②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71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7 字数:12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一个谎言若是要反映真相，并冠上真实的
光环，必将招致另外七个谎言。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九月十四日

一名女子将她杯中的酒泼向我。这事发生在葛洛莉亚·丹尼洛芙于丹铎神庙^①举办的派对上。我并不认识那名女子，也未曾与她攀谈，或甚至注意到她。那时葛洛莉亚才刚刚向我介绍哈洛·吉尼，而他在葛洛莉亚一告退后亦旋即离去。不久，这名女子便来到我面前说：“抱歉，你是史蒂芬·弗格吗？”“是的。”我答道，然后她便毫不迟疑地将酒泼往我脸上，我的下巴、颈子与白衬衫因此全渍满了红酒。她随即迅速冷静地走开，也无人阻止她；而从其他人脸上的惊讶神情看来，我明白他们认为我一定是说了什么无礼的话，或做了任何不光彩的事。

我只好尽快离开会场，一路来到港务局——并非打算找出那位袭击我的女子，而是希望能从那个情境全身而退。

“抱歉，你是史蒂芬·弗格吗？”“是的。”哗啦！

此名女子的反应毫不迟疑，泼酒的举动竟显得出奇自然，仿佛向她坦承我的姓名就该触发这场小小的红酒暴力攻击——如此无可避免，一如物理法则般必然。

我有如印度贱民般颓坐在巴士的后座，身子浸在湿黏的红

① The Temple of Dendur: 约建于公元前十五年，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令兴建，主供奉古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伊西丝(Isis)以及她身旁两个被神化的孩子皮德斯(Pedesi)和皮奥(Pihor)。一九七八年起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出。

酒里。尽管因违背了自己的判断到此参加派对而气结，但此刻的我更感到心烦意乱。烦乱与愤怒的情绪之外，一种似曾相识、一种每每遭遇危机时就会有的感受也油然而生，使我觉得方才发生的泼酒事件不过是幻梦一场，或是千年前便已发生过的事，根本不足为奇。

我返回家中时，灯仍未熄灭。我在车上褪去玷污的衬衫，以免瑛吉看到，然后直接穿上外套、套上大衣、扣上扣子，再将衬衫裹成一团，藏在车库的橱柜后。瑛吉正与家里的狗儿蕾娜待在楼下的暖炉旁读书。瑛吉看到我，给了我一个呆滞的微笑。

“派对好玩吗？”

“还不错，”我回答，“有好多鱼子酱。”

她直盯着我看，我察觉到她正试着抗拒书本的诱惑。我想着她是否会发现我回来得太早，但她只字未提；也猜想她是否会对于我穿着紧扣至喉头的大衣、站在过热的起居室中感到异常，但一如我所预测，她对此并不想多着墨。

过了一会儿她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

“我想我要上床去了。”

“去吧。”

然后她给了我另一个无助的笑容，便登上狭窄的木梯，蕾娜则忠实地尾随在她身后，竖起的尾巴就像根脏旧的鸵鸟羽毛。

我来到备用客房，看到搁在书架上的便条本——一本蛇圈

记事簿。这本记事簿完全攫住了我的目光。我突然有股强烈的欲望，想打破自己的原则，将心中所感诉诸文字。

我有种预感，或许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也依稀觉得，世上的某个角落必定发生了什么大事，让那位女子得在纽约的派对上，对我做出如此不寻常的举动。

九月十五日

步行至采矿场的途中，凡德贝克山谷的渠道上开满了紫色绣球葱花。枫树和橡树此时仍保有盛夏时节的茂密，有如帆翼满张的巨型帆船般，在白昼时光中摇曳不息。然而只要仔细观看，就会发现这些大船正逐渐破落败坏，四处充满了坑凹与破洞；遭到昆虫啃噬的叶片所留下来的小洞，边缘已显枯黄。秋意正要袭来。

你是史蒂芬·弗格吗？是的。哗啦！

过去有如鬼魅般流连不去，我极度渴望将它驱离，不论是遥远或较新近的记忆，或上周、昨日、刚才……

楼上书房传来报纸沙沙作响与剪刀的喀嚓声，显然是瑛吉正在剪报。我想象她在楼上将又一周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粘贴于一本墓碑大小的相簿当中；这些年来她整理了不少本剪报。一如往常，这个画面再度引发我内心的自责，那些并非故意或无意间犯下的过错，都让我倍感心痛。

喀嚓、喀嚓、喀嚓……

我对瑛吉的爱未曾稍减。如此的情感可说几近于偶像式崇拜,就好似我无端便得以将某种更高等的生物据为己有一般。这种情感也正好等同于生命本质所赋予我的感受,而我也了解到,对于生命无端注入我的身体此点,或许就连生命本身都感到些许无奈。

九月十七日

脑中突然浮现一句我双亲所说的话:“要接受自己地位不如人的事实。”在德国时,他们或亨利舅父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莫非是我之所以参加葛洛莉亚的派对的原因?为了证明我并非低人一等?

当时在柏林,每个人总是惧怕自己对于较优越的人表现不够谦卑,并从而“接受自己地位不如人”。我深知葛洛莉亚压根不会在意,或甚至注意到我会不会现身于派对当中,所以或许是我害怕错过可能扭转劣势的机会?一种因着我心中根深柢固的投机心理所做出的本能反应?尽管我无法想象,究竟可能会有何种迟来的“优势”落到我身上。

又或许我当时仍试着挖掘那个我早已发现的事实?

你是史蒂芬·弗格吗?是的。哗啦!

考虑该不该参加派对时,我的确相当犹豫不决。就连人已

来到派对的入口处，内心却依旧挣扎着是否该转身离去。我大致扫视过在此埃及废墟中晃来晃去的贵宾，当中有些是早年来到纽约时便熟识的面孔，包括：一位中国历史学者；一对捷克夫妇，我们十五年前曾在他们位于纽约大学的公寓内共进晚餐；那位相当阳刚的古巴剧作家，他曾对瑛吉说，他为瑛吉在他的新作中写了一个角色；以及一两个昔日曾随侍葛洛莉亚的流亡移民，一如往常零落地穿梭在她的银行家与政客友人当中。虽然我不确定这些人是否还认得我，但他们看起来都还算友善。受到鼓舞的我步入嘈杂的人群中，从一名经过的侍者那儿拿了一杯香槟，之后又从另一名侍者手中取了一小碟堆叠成山的鱼子酱。

“史蒂芬！”

从柱子后头看到我的葛洛莉亚立即移步走来。她展开双臂，花白的大头微微后仰，一副佯装谴责我多年避而不见的模样，随即热情地紧握住我的双手。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那美丽可人的太太呢？”

“很抱歉她不能前来。”

“是吗？那真可惜。那么请代我向她传达我最诚挚的问候。能见到你真好！我们多久没见啦？肯定至少有五年了吧？”

我茫然点了点头，不想揭穿她的破绽，因为事实上自我们逃离纽约，已有十多年的时间，而距离我最后一次从狭窄的冷战办公室领走她当时每季提供的资助金，更将近有十五年的

光阴。

“你现在究竟住在哪儿？”葛洛莉亚问道。

“奥瑞利亚^①的山上。”

“我猜你一定很喜欢那儿。”

她望着我的眼神充满慈爱与坦诚；她那种似乎只攫取一个人本性中最良善的一面的作风，常会令人顿时感到振奋，让人觉得仿佛收到了一束以自己的美德、梦想与潜能等特质集结而成的花束。

“亲爱的史蒂芬，”她轻拍我的手，“现在我该把你介绍给谁认识呢？”

看来女主人得继续她的社交活动了；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她展现出的热情矫揉造作。她创办的《开放心胸》杂志，肯定养活了数十名像我一样的二流作家；十足的慈善事业。这个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在选择将我交给谁、或将谁交给我时，展现了她十足大众化的社交倾向。

“哈洛！”

她毫不迟疑地领我走向站在一小群年长女士旁的男子。我立刻就认出他是哈洛·吉尼。

“哈洛，我要你见见史蒂芬·弗格。他是个很棒的流亡诗人。他跟他的妻子在……史蒂芬，你们是哪一年逃离东德的？”

“一九八六年。”我告诉她，只得沉默地忍受她漏洞百出的

① Aurelia：位于美国西北部爱荷华州察若基郡（Cherokee County）。

介绍词。

“史蒂芬曾在杂志社里为我们朗读手稿。哈洛当然也是那时的顾问之一。那么，你们聊。”

话一说完，葛洛莉亚向我们投以一抹优雅的微笑，就继续她的巡礼了。

吉尼的注意力从那群女士身上转向我，一阵不安的涟漪随即在女士之间漾开。他的脸色红润，下巴细尖略微上抬，对我一副品头论足的模样。那是我在东德才十多岁时就已经相当熟悉的一张面孔，而这张面孔也是在我脑海中具体构成“美国”这个抽象概念的其中一种形象。那面容看起来总是如此温和、脆弱、疲惫，如同悲伤的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超时工作时，脸上带有的表情，只是如今这张面容看起来要比过去更显温和、脆弱、疲惫。他额头上那弯白发带着丝绸般的质感，看来格外飘逸；名副其实的光圈。

“你是诗人？”他问，微微颤抖的语音泄漏了他的年龄。

我连忙否认：“呃。其实不是。我是……”

“我对诗并没有那么热衷。”

“天啊，那当然，以您这样的地位，我想也是。”

吉尼狐疑地看着我，好似不确定我话中的确实意涵。我突然想起，这位声名卓著的年长政治家近来正遭受一连串舆论的猛烈攻击，在政治生涯即将画下句号前，才面临来自各界的批评声浪。我曾听到他的名字与反美意识相提并论，这反动目前在全球各地四起；他的敌对者甚至还表明，他得为自己过去的

言行与政策付出代价。我试图解释,好让他明白我并未语带讽刺,而我更是他的支持者,但他却突然向我伸出手,我只得困惑地回礼,同时听到他说:“年轻人,很高兴认识你。”他随即断然转身,我只好茫然呆立在原地,目送他离去。

站在我身旁的女士朝我投以谴责的目光,她们一定是期待着他与我说完话后,能够再度迎回这位高权重的同伴。此时,一名年轻的女性正步步逼近……

“抱歉,你是史蒂芬·弗格吗?”

站在我面前的是金发飘逸的女子,她身穿灰色晚宴服,耳垂与颈项都饰以珍珠首饰,一张宽阔滑顺的脸庞略显苍白。在她朝我走来时,我感受到的,是个怡然悦目的身影正进入我的视线范围。我确实注意到她提出问题脸上并未挂着笑容,严肃的神情使她显得更为沉着。我望入她的眼底,期待与她展开令人愉快的对话。

“是的。”我回应。

接着那只我刚才未注意到的高脚杯竟脱离了笼罩在她周围的光晕,以令人费解的姿态朝我前进,而当中的宝红色液体则犹如一只从空中张开的夺命鬼手,也以令人困惑的猛烈态势自杯中挣脱而出,向我伸长了它的指头,刹那间,站在原地的我被一片猩红的液体溅湿,仿佛穿上了一件名为耻辱的外衣。

我先是一惊,然后心中便又生出那股熟悉的滞闷感受;它在惊讶的情绪逐渐消退后随即乘虚而入。那感觉是:虽然新的

创伤才又铸成,但任何加诸我的伤害,实际上早发生在万古以前。伤害已经造成,因此并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无所谓。

“我被贩卖给……”我常想,如果哪天真写了回忆录,我就要用这句话来开头。一本回忆录。

用“我被贩卖给……”——而不是一般的“我出生于……”

我被贩卖给

我被购买

九月十九日

科技与电信股再度暴跌。若单就借着股价下跌赚取暴利的角度来看,那年算是相当不错的时机:假账丑闻、恐怖主义引起的恐慌、现任执政者的经济政策,恰好全冲击着股市,就连英特尔的股价也一跌再跌。我在它四十元与三十元时各卖空^①了一次;现在它已经跌破二十元的关卡。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与地心引力或死亡赌博。

竟然能够以预测股价下跌作为赌注!当我在纽约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更觉得自己似乎碰巧找到我天生就很适合从事的工作。我发现这是第一个可以借由自己的性格来实际牟利的管道——我生性多疑,也习惯做最

① 卖空就是卖出自己并不实际拥有的股票,以期在其价格跌落之后再以更低的价格买回,在一卖一买之间赚取价差。

坏的打算。对那些有问题的公司，我的嗅觉似乎特别敏锐——那些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企业。只可惜我不够大胆，没法好好利用我的直觉；要是当时我能够大胆一些，今天我跟瑛吉应该会相当富有，而不是简陋度日。我们会拥有一幢漂亮的房子，而不是栖身在租来的小农舍里，更无须依赖瑛吉在健康食品店工作的薪资来支付社会保险金。但就算如此又会有什么差别吗？我实在怀疑。并不是瑛吉不爱华美的物品（我总是希望能为她买些好衣服），只是她并不会因为生活中缺少了这些物质而感到烦闷。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秘密地为她存下一大笔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让我自己消失似乎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我要把自己变成黄金，这是我能永远守护着她的一种方式。

九月二十五日

我带着蕾娜上到采矿场；它虽然还跛着脚，却已经能够追着松鼠四处跑，而且差点就捉到松鼠。

蕾娜遭卡车追撞那时，瑛吉没接受兽医的建议让它安乐死，反而费尽全力将它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在蕾娜的骨盆愈合至能步行之前，瑛吉每天都费心把它抱到木网架上让它晒晒太阳，每天早上还帮它按摩，煮汉堡肉给它吃。此外，夜里她甚至还会把蕾娜抱到床上，因为这么做似乎有助它入眠。

对此我相当反对。表面上是为了卫生的理由，因为蕾娜会喘气、掉毛、流口水，但实际上纯粹是妒意使然，逼得我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我还是要狗。

我大可以咽下我的自尊，肆无忌惮地上楼躺到我们舒适的床铺上，而我相信瑛吉也会很欢迎我。我也可以褪去衣服，钻进被窝里试着打破僵局，她也肯定会尽她所能做出回应。我也相信我们聊过之后，我若想做出更进一步的亲密举动，她也会全力配合；虽然我也明了，如果我想靠过去亲吻她，我肯定会从她那双藏在白睫毛下的眼里（虽然这双眼睛的周围已生出鱼尾纹，但那暗淡的模样在我看来反倒更显娇媚，就有如一对蓝宝石在其镶嵌底座失去光泽时，反而更显熠熠生辉）看出一个事实：她虽然会尽力装作愉快的模样，但内心其实极为勉强，而这两种情感的拉扯，最终将使她脸上的表情变得空洞茫然。

采矿场上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这股秋日的气息感觉好似生命与成长所散出的能量。四周的林木大多仍维持着夏末时节的深绿，但前方的斜坡上却有一棵枫树，树身上大半的叶片已转成绯红——哗啦！——它就像个时尚大师，做出了大胆的流行宣言：今秋将流行绣花披巾或丝质克什米尔围巾。

我坐在白桦树下残破瓦砾堆中的一块蓝灰砂岩上。下方老旧的广播电台旁有株开满了金黄色小花的秋麒麟草；野葡萄藤则攀附蔓生在电台的格状围篱上。

瑛吉，我的睡美人！她散发出的迷人魔力，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强烈。谁的吻能够解除这个魔咒？是我吗？如果我能

好好地献上这临别的一吻……

我意识清楚地望向朦胧的山谷,有只鸟儿在我头上的悬崖边唱着夜曲,白桦树的树身在薄暮中发出雪花石膏般的光泽。就从此处消失,一如那首诗中的天鹅般,从坚实的地面滑入水中,滑入“终极的无限肃穆”^①里,还是人能够像岩石一般沉入水底?

我从某个福音团体留在信箱中的一本杂志中读到,《圣经》其实并未提及地狱的概念,因此中古世纪对永恒地狱的诸多阴惨幻想其实毫无根据。“罪的工价乃是死”^②,就只有这样。冥顽不灵的罪人只会遁入死亡的状态,毕竟那是他在世时所不断想望的;对他来说,重获新生的可能性反倒更令他苦恼厌倦。

九月二十六日

又有另一棵树染上秋天的气息;是池塘边的一株白杨树,树身上的叶片透着柠檬黄。这个谜样的宇宙,以其独特的氛围、意义与难以破解的语言,诉说着遥远模糊的感伤。

我最近学到一个单字:catabolic,意思是“有机物质的分解现象”。我对秋天的特殊体认,以及我对秋天事物的特色、感觉与体验等方面的着迷,使得我将自己视为分解主义者。秋天的

① infinitely silent and aware: 摘自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天鹅》(The Swan)一诗。

②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摘自《新约·罗马书》第六章。

面貌与灭绝的联结要比与创生的联结来得密切。衰颓凋零具有自我毁灭的美感。

“亨利舅父通知我，我以两货车柳橙的售价被售出……”

天啊！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谈书节目当中，大声念出那段句子，虽然那代表在我死后的世界得要有类似知名的机构才可能办到，因为这类书籍的出版与我继续苟活在这世上的事实，显然不可能同时发生。

“今晚我们很荣幸能请到已故的弗格先生来到节目现场。弗格先生，是否能请您为我们朗读您回忆录的起始段落呢？”

“乐意之至：‘亨利舅父通知我，我以两货车塞维尔甜橙的价格被售出。我的妻子，当时的一介名流，价值则远高于我……’”

我有胆这么做吗？

就节录我所创作的一首诗吧——哈！——我有胆惊动这个世界吗？

我敢吗？

但为何我还是认为自己可能拥有放手一搏的筹码？难道纯粹是因为我还苟活在这世上？我不是一直相当清楚，总有一天得戒掉这个习惯吗？嗯，我想时机已到。哗啦！瑛吉，亲爱的，这是为你而写的。我原想用德语来书写这部回忆录，但我们早就抛下那个语言了，不是吗？如今我都用英语思考，就连梦里我说的也是英语。去吧，将这本回忆录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吧……